



我在陕北延川 插队的日子

邢仪 著

文字 / 绘画 记录一代人的集体经历

那是我们曾经走过青春的地方，因此刻骨铭心。

史铁生、路遥、孙立哲· · · · · 真实记录知青一代巅峰人物鲜活记忆
尝尽酸甜苦辣，于那人生阶段收获的深刻情感，纠结一生，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作为画家，她在用文字讲解画作；作为知青，她在以亲历讲述历史。
真诚绘制，忠实记录，把历史留在画布上，告诉后人我们曾有着一个怎样的青春岁月。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我在 陕北延川 插队的日子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陕北延川插队的日子 / 邢仪著.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121-22238-2

I. ①我… II. ①邢…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③速写—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7.1②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1972号



策划编辑: 白 兰

责任编辑: 张 轶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 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5 字数: 150千字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目录

- | | | | |
|----|----------------|-----|---------------|
| 2 | 自序 | 100 | 初恋祭 |
| 4 | 推荐序 | 112 | 理论学习 |
| 8 | 一九六八年冬 | 118 | 上西安美院 |
| 11 | 陕北延川县关庄公社 | 123 | 那个陕北青年——路遥 |
| 16 | 青平川 | 134 | 土豆馅饺子 |
| 26 | 陕北的夏天 | 138 | 她嫁给了农民 |
| 37 | 秋天的高原 | 140 | 北京干部老石 |
| 42 | 我的同学史铁生 | 148 | 陕北的大集和大戏 |
| 76 | 知青窑 | 154 | 关于猪的记忆 |
| 78 | 我们的同学——赤脚医生孙立哲 | 156 | 古老、沧桑、神秘的黄河渡口 |
| 88 | 他在延川县城监狱呆了六年 | 160 | 黄河边的石碾子 |
| 92 | 做错火车的惊悚经历 | 162 | 一条走过青春的路 |
| 99 | 老红军秦凤山 | | |



我在 陕北延川 插队的日子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自序

画不完的知青、乡土油画 表不尽的知青、乡土情结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画知青题材的油画？

其实我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抛开现如今艺术界的浮躁、市场经济、迎合、御用和“接轨”等因素，一个画家创作的题材，应该是自己最感兴趣，认为最有意义，最放不下，最想表现出来给人看的东西。就像作家写书一样，画家的作品也离不开个人的经历及其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

老知青是有着特殊经历的一代人，如同我们经历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一样，我们的青春经历也是“史无前例”的，并且后无来者。青春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段最重要的生命过程，而我们这代人正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去农村插队，在城市长大的我们，十七八岁像朝阳一样的年华，不谙政治，心无城府，但脑中有“神”（人造的神），响应号召满怀雄心壮志，奔赴农村去当农民。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上和心理上的极大反差，给我们留下了永生极深刻的体验和记忆。

我在“文革”后期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二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回到陕北工作，前后十年。二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的家中，坐在画布前举起画笔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全是在陕北插队的生活场景，一幕又一幕，于是我就一幅一幅地画下去，欲罢不能。曾有段时间，我也尝试其他题材，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牵挂，使我不安，画着画着，就又回到陕北乡土题材的土油画了，好像这是我的宿命。

有朋友劝我：现在是市场经济，应该与时俱进。

但我作为一名老知青出身的画家，本身就不时髦，老知青是“过去时”，时尚与“老知青”无缘，在历史的人生舞台上每个人只能演好自己的角色。况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艺术，我们这代人不能没有表现自己的艺术家。



《自画像之一》
木板油画60cm×50cm
2000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经历和集体记忆，这段历史自会有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正确评价。一代人的记忆不应该被遗忘，更值得记述和描绘。作为画家我要对自己的灵魂和艺术负责，真诚绘制，忠实记录，把历史留在画布上，告诉后人，我们曾有着一个怎样的青春岁月。

我庆幸自己后来成为了画家，作为画家，在农村的经历就全部成为了我的财富。我插队的地方有着千回百转的黄河和莽莽黄土高原，那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那里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根。美好的自然，壮丽的山河，朴实、淳厚的父老乡亲，赋予了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素质。我认为艺术家具备质朴、敦厚、率真的气质比其他一切技术、画法都重要。我留恋插队生活和陕北的大河、大川，不光是因为那里有我年轻时走过的土地，我更留恋的是那样的一种质朴的生活，那样的一种本真的人生状态，越是久居城市越是怀念。

插队生活是我们的青春经历，自然乡土中有我们的根，自然、乡土、青春，是我所追求的绘画要素，也是我永恒的艺术情结。

——邢仪

推荐序

2009年初在邢仪个人画展上，我第一次面对她的油画《窑洞小学》时，竟被泪水蒙住了双眼。一人高的画面，一下把我带回了陕北。四十年前深山沟里，两孔没有窗户纸的破旧土窑洞，是我插队村庄的小学教室。黑板竖在窑掌，面向窑窗。我像画里的知青老师一样，站在破板凳破桌子破黑板前。破衣裳娃娃们面对黑板，背光而坐，身体挡住光线，粗糙的小手捏着铅笔，低头向暗处写字。他们身后上方，是半圆窑窗，挤入光线。每个娃娃的一头脏发上，都洒着一圈明亮高光，面孔黑黢黢的。只有那些大眼睛，晶莹透明，听知青老师讲山外世界。那一窑洞娃娃，现在都年约半百了，都没走出大山。他们成为了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代人。站在邢仪这幅画前，窑洞上课如在目前，当年娃娃似在身边，他们的父母——我的山间朋友们，多已故去，我久久凝视，泪水涌出。

离开陕北几十年，似水时光，故人往事，旧俗乡音，牵缠萦绕，无数次感慨于心，感动于情。而在一幅窑洞油画感我落泪，是第一次。因为邢仪的画里，充满了对陕北高原情感的浓浓集聚，对知青生活感受的细细抒发，不但真实地再现了陕北的地域生活，而且准确地表现了知青的情感价值。她用一百多幅油画，描绘了陕北的民俗生活和自然风光，记录了知青参加春种、夏锄、秋收、基建、学习、开会等日常生活，既表现了“心无城府，脑中有‘神’”的早年知青风貌，也留住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史铁生形象。邢仪说她的目的是“把历史留在画布上，告诉后人，我们曾有着一个怎样的青春岁月。”

我于绘画是外行，但看邢仪的油画《拉麦子》，感觉到了她以自由的行笔追光逐色，造就出形式的美感，厚重地再现乡土的场景，也生动地表现出单纯的青春。我们都曾捱过那样的岁月，面对画作，能深切体会到艺术家对历史的真诚，让人感动。

看邢仪的画，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亲近。《黄土高坡》《莽原》《风景》《山沟沟》，就像是我的脑畔山、对面山、贺家山崾崓、土沟岔。《田间》《打场》《打夯》，像我们“受苦”的地畔、后场、打坝工地。《两孔窑》《窑洞老汉》《后窑掌》，一如我们村的窑洞。我们村唯一成分最高的富农，住的是全村最破旧的土窑洞，像《这里曾是知青窑》画的那种。《柳树》《春天的小院》和《大风中的写生》，使我想起在每一个春季，我都能远远望见，那云一般的柳芽，雾一样的桃花。《大山里的母亲》《三八节留念》《土豆馅饺子》《陕北老汉》，画的像是关爱我十年的张干妈，常给我做饭的婆姨们，和满脸沟壑峭壁、让我抽他旱烟锅的生产队长。那幅《童年》，则是我踏过千遍的古窑门口，穿梭十年的光影人间，和常常立于光影之间的女子娃娃。我惊讶于邢仪对黄土乡间的美的捕捉，感慨于她对陕北生活的素材积累。这熟悉不过的窑洞场景，和山里娃娃的生存期望，我想，能让所有经历过陕北生活的老知青，感动不已。

看邢仪的画，还有一个强烈感受，就是熟悉。《学耕地》《收工》《担水》《山风》《青春记忆》，描绘的都是知青劳动，我们曾经毛驴送粪、双手拿粪、地畔回牛、锄地腰疼、场上瓦麦，那都是我们的汗水流淌之处。不管是否自愿，我们必须经历，因此刻骨铭心。《初上高原》《七十年代》《知青窑》《田野小河边》里，都像是我插队的同学。挑灯夜读各类禁书，是在那漫长的反智年代里，知识青年获求学识的唯一途径。那两幅《圣地之光》，则再现了迷信年代几乎所有陕北知青的影像记录，很典型。邢仪把胸前像章作为迷信崇拜的时代符号，用在了很多幅画作中。

邢仪的早期作品《动荡的青春》，我感觉是她在述说，在精神的孤独和压抑中，青春被躁动不安的环境裹挟。她的近期作品《二百首》，又出现了三十年前她画过的“动荡”远景，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们，唱着年轻时迷恋的异域民歌。那些歌曲以忧郁的旋律和主题，在一代知青的精神成长中，产生过启发人性的重要作用。这幅画是史铁生命名为《二百首》的。当时，在邢仪画室里，我站在铁生身后。史铁生喜欢这幅画的表现性。我想这是因为，邢仪对一代知青的精神成长过程有着深度体验，她才能从中抽象出抒情的美，表现出这一代人的情感价值。这应该是邢仪作品的文化价值所在。

在物质主义泛滥、精神指引缺失的今天，艺术里的政治污染虽然褪色，但实用化、商品化同样导致艺术真诚的丧失。邢仪却一直固守她自己那片精神的家园。她说：“插队生活是我们的青春经历，自然乡土中有我们的根，自然、乡土、青春，是我所追求的绘画要素，也是我永恒的艺术情结。”几十年绘画，邢仪真诚地用画笔守住了陕北，守住了知青。

用文字记述陕北插队者，已多有书籍出版，而以油画记述，仅邢仪一人。在这本书中，邢仪收入了她描绘陕北和知青的画作，也收入了她描写陕北和知青的文字。在我读来，作为画家，她是在用文字讲解画作；作为知青，她是在以亲历讲述历史。对于那场以政治运动形式实现的就业人口大迁徙，和所标榜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方向，所鼓吹的阶级仇恨价值倾向，应同时彻底否定。但知青个体在其中尝尽酸甜苦辣之后，于那个人生阶段收获的深刻情感，纠结一生，成为一种人文的资源。这种人文资源，不是被物质主义理解的经济资源组成部分，而是一种代人每个个体都保持终生的精神生活。以爱为价值观，他们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所有的记忆、思念、回村、关注，和反思、道歉、忏悔、帮助，都是这样的价值追寻。

在个人体悟中建立的这种爱的价值倾向，与群体运动所鼓吹的恨的价值倾向，竟是完全相悖的。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在自然、乡土、青春之中，知青们找回了人性。

艺术简历



《自画像之二》
布面油画65cm×50cm
2000年

邢仪艺术简历

1951年生于北京

清华附中初中67届毕业生

1969年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

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

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女美术家联谊会会员、北京油画学会会员

1979年——1991年《体育世界》美术编辑

1992年——2006年中国体育博物馆展览设计、副研究员

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油画展《纪念知青插队三十周年》

2004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个人画集《知青·陕北速写集》

2008年5月参加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知青油画邀请展
油画作品《三八节留念》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2009年1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个人油画展,百幅
油画作品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2009年12月油画作品《北京的冬天》获首届北京社区美展专业组特等奖

2010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文集《追随靳之林先生写生》

2011年史铁生“写作之夜”编委会编委

目录

2	自序	100	初恋祭
4	推荐序	112	理论学习
8	一九六八年冬	118	上西安美院
11	陕北延川县关庄公社	123	那个陕北青年——路遥
16	青平川	134	土豆馅饺子
26	陕北的夏天	138	她嫁给了农民
37	秋天的高原	140	北京干部老石
42	我的同学史铁生	148	陕北的大集和大戏
76	知青窑	154	关于猪的记忆
78	我们的同学——赤脚医生孙立哲	156	古老、沧桑、神秘的黄河渡口
88	他在延川县城监狱呆了六年	160	黄河边的石碾子
92	做错火车的惊悚经历	162	一条走过青春的路
99	老红军秦凤山		



一九六八年冬

经历了文革多年的停课、串联、武斗，我们已经厌倦了这样的哄闹乱世，向往归属。

1968年前后，同学们陆续上山下乡，有去东北的、内蒙的和云南的。记得是那年的夏天，山西太谷派人来到我们学校，动员同学们去他们那里插队。工宣队招集大家在礼堂开会，太谷来人上台讲话，此人黑红色的脸膛，头戴蓝色的帽子，深蓝色的外省干部服，慷慨激昂（感觉有点忽悠），他信誓旦旦地说：“太谷是山西最好的地方：盆地、旱涝保收，还有水稻田，能吃上大米，牛羊成群”。

但我们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心想这人总拿着物质条件来引诱我们，真庸俗！我们纷纷写“大字报”和“决心书”：“好孩儿志在四方，我们要去祖国最遥远的边疆；去老少边穷的地方，去改天换地，大有作为”。至于怎样一个大有作为，却懵懂无知。后来听说还有去陕北延安插队的，啊！延安。那时在我们的眼中，延安就是圣地！闭上眼睛，延安就是光环笼罩的熠熠放光的宝塔山。于是我们北京清华附中初二（四）班的一大批同学义无反顾地决定：就去陕北延安插队落户。当我们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转户口时，好心人跟我们说，这一去可就再没北京户口了。我们听了十分地不屑，没有就没有呗！北京早就住腻了，早就想着远走高飞啦。哪成想多年后，当我们拖儿带女再想回到北京时，可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啦。

父亲的老战友（我父亲去世早）知道我要去延安插队后，专门把我叫去，一番鼓励和



《一九六八年冬》
布面油画130×97cm
2008年10月

嘱咐，说父亲一辈在延安十三年，你们去延安就是继承父志，建设新延安！然后为我细细介绍陕北的风土人情，我只对叔叔提到的一个信息深感忧虑——他说：陕北的小米养人，吃了那里的小米尤其会使女孩子长胖。这是当时唯一令我对插队陕北最担心的事情了。

离开北京之前大家都会做的事情是去告别天安门。就见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去东北兵团的更有特点，穿着军大衣戴着大棉帽，共同点是大家每人手里都捧着“小红书”，或个人或集体在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





陕北延川县关庄公社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陕北延安地区的延川县。延川县是延安地区最东边的一个县，紧邻着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延川县是所有延安知青插队最远的县。一月份是陕北最寒冷的季节，那时从北京坐火车只能到铜川，于是100多辆解放牌军车等在铜川，负责把我们送到有知青的县及公社所在地。一辆接一辆军用卡车，蜿蜒在铜川到延安的窄窄的公路上，一眼望不到头，颇为壮观。延川县路程最远，排在车队尾。男生和女生三十人挤进一辆军用卡车内席地而坐。

1969年陕北的公路还是土路，长长的卡车队在黄土高原的盘山公路上疾驰，掀起“黄龙”般的狼尘烟。知青们望着车外闪过的连绵不断的、荒无人烟的、光秃秃的黄土山，心里暗暗吃惊，没有一人说笑，只有滚滚黄尘扑面而来。当初我们喊着要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其实脑子里只有空洞的激情和浪漫，黄土高原的现实严酷地逼近眼前，我们被吓得缩起身体，可人生从来没有退路。

我们要去的是延川县关庄公社，那里离汽车把我们放下的地方——永平镇，还有四十里地，要翻两座山。听说

《大山印象》
布面油画100cm×80cm
1999年9月

陕北十分寒冷，所以我们从北京走的时候穿得很厚，棉裤、棉袄外加“大棉猴”，脚下是塑料底布棉鞋。我们下了汽车，走进窄窄的山沟，再顺着沟底的羊肠小道往山上爬，棉鞋的塑料底被冻得很硬，上山下山直打滑。汗水湿透了内衣，大家敞开“棉猴”。女生们已顾不上头发散乱，从脖子上扯下围巾。此时长长的围巾派上了用场，前面的同学把围巾抛给后面的同学，互相牵拉。偶尔回望：天底下群山中的一条山路上，一条红色的长带串联起越远越小的、连滚带爬的人流。

傍晚时分终于到了关庄公社所在地，发现山道边站着欢迎我们的一支小队伍，主要是学生娃，女娃娃们的脸蛋上都涂着一团圆圆的红色，边缘很齐，仔细看去竟是红墨水画的。晚上第一次真正住在窑洞里，七八个女生睡一条炕，我们脱掉“棉猴”，头冲炕沿儿，和衣而睡。没有灯，伸手不见五指。半夜起来小便，坐在炕沿儿上用脚探不到自己的棉鞋，忽而一股伤心、失望和恐惧摄住了我的心。第二天我们按组被分到公社的各个生产队，公社干部好心告诉我说，我们十三人将要去的前楼河村是关庄公社最远和最穷的队，问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好一点的村子？但被我们全体坚拒，我们说：“哪儿穷去哪儿！”

关庄公社大大小小的村落散落在清平湾的上下川，这即是日后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所提到的那条川，我们前楼河村是在清平川上川的岔口再岔进一条更窄小的山沟里，离公社三十里地。楼河村的老乡来接我们了，他们没有赶着毛驴，他们每人肩上只是挎着一团麻绳，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心疼队里那几只老弱、无力推磨的毛驴们。他们用麻绳捆住我们的大木箱，然后背起来，我们又一次惊呆了：从后面看，大木箱遮挡住他们瘦小的身体，大木箱像是长出了两条细腿。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十几只木箱晃晃悠悠在前，我们这一队衣着臃肿的知青在后面蹒跚着，上山坡、过冰溪……



《七十年代》
布面油画100cm×80cm
2004年